



愉悦自己

□ 王祖芳

说两件发生在身边的真实的事吧。

在一场喜宴上,与一位擅长大绘画的老师同桌吃饭。席间,该老师微笑着对我说:“我们其实是一样的,虽然方式不同,一个是画,一个是写,但都呈现了生活和对美好的追求。”他夫人打趣道:“你那艺术,如果没有人欣赏就一文不值,一点意义都没有。”老师的脸上毫无愠色,继续不疾不徐地说道:“错,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愉悦自己,别人认不认可不重要。”他又补充道:“自己有个爱好,从来不会觉得无聊。”我对这位老师的话高度认可,但这番话出自他的口中多少有些吃惊。这位老师工作之余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,多半用于采风和画画,数十年孜孜以求,他画的粉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,在本地有一定的知名度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拿过省级、国家级的大奖。由此,我能想象在夜深人静的

时候应该正是他搞创作、提升画技的时候,或者极有可能在研究某位画家的美学思想,自得其乐。

同事素色,连续多年,每天不间断地坚持着越野跑。下班后,大部分人觉得上班已经够累了,到家后必须“葛优躺”,却看到车窗外一身运动服的素色已马不停蹄地奔跑在公路上;节假日,许多人想着趁机睡个懒觉时,她已经在朋友圈“晒”出了自己跑步的动态图——至少是一把“舀水勺”,绕湿地公园一周五公里,大多数是两周十公里。每当人们看到她从原来的小胖妹长成现在娇小玲珑的模样,面容比同龄人年轻十岁左右,气质和精气神俱佳,发自肺腑地称赞她毅力顽强、持之以恒时,她总是说:“跟毅力真无关,就是自己喜欢,开心。”用健康的方式,又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真是一举多得。

王国维先生言之,古今之

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第一种境界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;第二种境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;第三种境界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”。诚然,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凤毛麟角,对普通人来说,就是先有着坚定的信念、执着的追求,而这种废寝忘食、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心怀理想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享受。换言之,人生不总是阳光明媚,正如自然界有阳光也有风雨,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来遮风挡雨、取悦自己。

路边凌乱的草丛中,偶有一棵牵牛花,从初秋开到深秋,旁边的草发黄了,颓废了,牵牛花仍然绽放着紫色的花朵。试问有几个人会注意这乱草中的小小花朵,但牵牛花从不在意,它应该也是在愉悦自己,为自己而开。如此,挺好!

记忆里的篱笆

□ 熊聆邑

“篱落疏疏一径深,树头花落未成阴。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儿时依山而居,门前半亩方塘,绕屋潺潺流水,穿梭在篱笆栅栏外,飞花逐蝶、痴痴望月的乐趣自然少不了,只是一味寻欢,悟不出诗中深意,更不知童年的珍贵。

母亲常说:“有篱笆,才有家的感觉。”在庭院里晾晒玉米、稻谷、豆角……把鸡赶到篱笆外,但有“美食”的诱惑,它们不会跑远,又进不来庭院,只能紧紧围绕着篱笆啄食。偶尔,我也会向篱笆外撒一把稻谷,看它们为了抢啄散落的谷子扑腾起翅膀,乐得哈哈大笑。

记忆里,奶奶做的篱笆不仅结实耐用还极为美观。她先在菜园子周围打下木桩,再用几根铁丝围成一个圈,细长的树枝被整齐地固定在铁丝上,像是一道网,紧接着,将废旧的塑料袋、塑料板、铁皮、布料……嵌入篱笆的缝隙,远远看去像是一双眼睛、一朵鲜花、一张笑脸,平平无奇的篱笆好似活了起来,有了灵魂,有了生命。

篱笆总会和攀爬的藤蔓相“拥抱”。黄瓜、南瓜、丝瓜、四季豆……种在篱笆周围,不仅省去了搭架引蔓的烦恼,还别有一番风景。尤其是南瓜,起初只是一截小小的藤蔓,依附在篱笆上,生怕大风把它吹落,小鸡啄去嫩芽。可是,它像是铆足了劲儿,用不了多久,



原本看起来柔弱的茎叶便长得极为茂盛,不知不觉就摇曳起一片翠绿的波涛。金黄点点缀满篱笆,幽境生香月夜盆,黄色的南瓜花散发出淡淡清香,让人忍不住地喜爱。

夏季的傍晚日影西斜,余晖映照天空,浇灌了菜园,再向院子里泼洒几桶水,蝉鸣蛙叫柳枝摇,芙蓉出水流萤绕,月亮爬上山坡,清风云影携来阵阵微凉。一家人就挨着篱笆,嗅着花香,轻摇蒲扇,说家长里短,看星光闪耀,好不惬意。那一刻,仿佛所有的烦躁、疲惫、不安都烟消云散,一切声音都显得动听、柔和。

年年岁岁,花谢花开。如今居住在城市,篱笆栅栏成了稀罕物,但农村老家的篱笆依然固守本色,就像祖辈们,为了幸福生活扎根土地,带着丰收的渴望和希望,在寒暑交替中耗尽青春年华。

转念一想,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一道篱笆?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,

当我们从父辈手中接过谋求幸福生活的“接力棒”,就勇敢承担起了“守护”家园的责任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磨难、危机挑战,都会紧紧地站在家人身边,像是一道篱笆把危险阻隔在外,轻轻地告诉他们“别怕,有我”。

母亲的“开心麻花”

□ 唐占海

天津的大麻花很有名,不过我只吃过一次,是二姑来我家走亲戚时带来的。

大麻花又甜又脆,咬一口,香味就在嘴巴里炸开了,还带着声响呢。我和哥哥谁也不肯让谁,两个人抢一根大麻花,跟两只小狗抢一根肉骨头似的。母亲见了,嗔道:“不就是麻花吗,我也会做!”

母亲特别会做饭,粮食蔬菜有的是,她经常琢磨着如何把简单的饭菜做成美味。她肯动脑筋,琢磨了不少“创意菜”,我们哥俩现在说起来还觉得很经典呢。见我们喜欢吃麻花,母亲开始琢磨麻花的做法。那时候不像现在,可以在网上搜美食视频。那时主妇们做饭全凭自己用心揣摩,很考验家庭主妇是否心灵手巧。

母亲尝试着油炸麻花,她认为炸麻花应该跟炸油条差不多,只不过面的软硬度不同。她在面粉里放上白糖、鸡蛋,然后和成软硬适中的小块。面团醒好之后,她再把面团擀成面片,然后把面片切成细长条,再用两只手向相反的方向搓长条面,搓成麻花状后对折一下。麻花的“雏形”出来了,放到油锅里炸到金黄即可出锅。

让人称奇的是,母亲第一

次炸的麻花就特别成功。麻花真好吃,酥脆香甜,比姑姑带来的大麻花还好吃。大麻花甜得有些发腻,母亲做的麻花甜度正好,而且酥脆度比大麻花好,吃起来更觉得美味。

一向不爱吃零食的父亲尝了尝母亲做的麻花,啧啧称赞:“我就说嘛,你妈做饭还是有两下子的!”其实做任何事只要用心,再加上一点点天赋,就能做得很好。

就这样,母亲做的麻花成了我和哥哥的最爱。不过麻花这种比较复杂的美食不可能天天做,后来我家里遇到开心的事,母亲为了庆贺就会做麻花。比如我的作文获奖了,哥哥考试进步了,父亲做生意赚钱了,母亲都会给我们做麻花。

我们一家人都把母亲做的麻花叫作“开心麻花”。“开心麻花”不仅好吃,还有“象征意义”呢,寓意家有喜事。一家人围在一起吃“开心麻花”,是我们最幸福的事。酥脆的麻花嚼起来“嘎嘣”有声,我和哥哥互相打趣,父亲和母亲被我们逗得笑哈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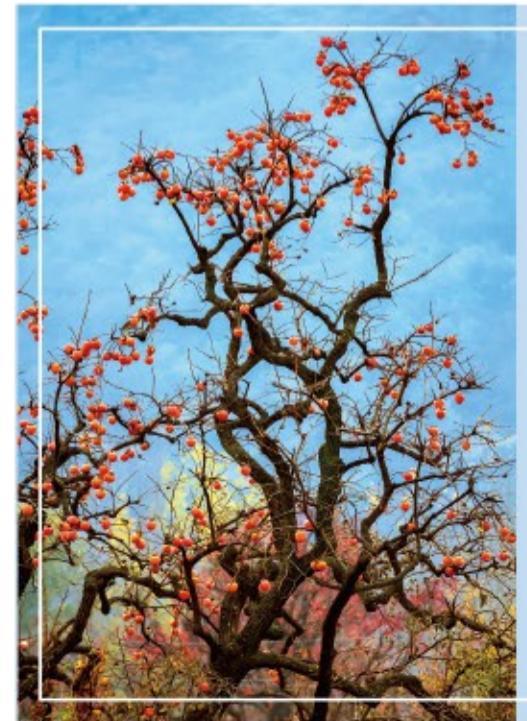
母亲这个人容易知足,过安稳的小日子她会觉得特别幸福,但是父亲的性格跟她完全不一样。父亲不安于现

状,是个总喜欢往高处走的人,偏偏他又是这个家的主导者,所以这些年里我们跟着父亲辗转过很多地方。从北到南,又从南到北,再从北到南,最终我们在南方落了脚。

这些年里,日子过得酸甜苦辣的。但无论遇到什么事,母亲都是这个家最温暖的后盾。她为我们打点一日三餐,每次家里遇到开心的事,她都会给我们做“开心麻花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母亲的“开心麻花”依旧是那个味道,丝毫都没有改变。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,她都能把“开心麻花”做出最纯正的“妈妈的味道”。

我印象深刻的是,有一年我们的生活境况并不好,不顺心的事很多,母亲却频繁地为我们做“开心麻花”。因为在多年的生活中,“开心麻花”已经给了我们心理暗示:吃到它就觉得有开心事。“开心麻花”不再是简单的食物,它代表了一家人面对生活时的乐观态度。正是因为有母亲的“开心麻花”,我们才熬过了那段艰难时期。

如今,日子越来越好,母亲的“开心麻花”在我们生活中依旧有重要的位置。毕竟“开心麻花”里,有温馨和幸福的滋味。



秋果

汤青摄